

【流光碎影】

民国时期的北商埠与南商埠

□魏敬群

在济南近代城市发展史上，不仅有过西进，而且有过北拓和南展。

清末济南自开商埠，标志着城市大步西进。1904年，济南正式开埠。初始商埠界址为：济南西关外胶济铁路以南，东起十王殿(今馆驿街西口)，西至北大槐树村，南沿长清大道(今经七路)，北以铁路为限，占地四千余亩，土地分为福、禄、寿、喜四个等级。商埠的建立，改变了济南的城市形态，东部的老城与西部的新区牵手而立，从一个封闭的城圈变为开放的长条商业带，数不清的银行、洋行、老字号及商场纷纷在商埠区扎堆，济南的工商业获得飞跃发展。

济南的北拓始于1925年，当时是张宗昌督鲁时期，济南商埠总局将官扎营和泺口之间的区域拓展为新市区，称北商埠。据1928年《历城县乡土调查录》记载：“今以商务发展，开拓南北商埠，东尽津浦铁路，北抵泺口镇，西以黄河码头黄家屯庄，南界官扎营。南商埠，自七大马路以南开拓至陈、王二庄止。”

北商埠土地总面积约一万七千七百余亩，是老商埠面积的四倍多。这里大部分为低洼碱涝地区，每到夏秋季节，平地积水常在三四十厘米。鉴于这一情况，原规划设计有两个意图：一是开辟北商埠，繁荣济南市北部工商业；二是疏通北部河道，以利运输，同时兼治夏秋积水。在这个设想指导下，通过测量、规划，拟采用棋盘式道路网，以义威路(今济泺路)为主干道，连接津浦、胶济两大车站与泺口黄河码头；另配以纵路11条，横路18条。并在义威路两侧开挖6000米的引河(今工商河)，引小清河水灌流，以利北埠运输，夏秋积水亦可导入。再于引河之东南、西南各接修大马路一段，由东南之路向东过津浦铁路涵洞以通城内，由西南之路向西经大槐树以通旧埠。1927年，建成跨越小清河的济南第一座钢筋混凝土三绞拱桥义威桥(今济泺桥)。1928年，因“五三”惨案发生，北商埠的规划与修建遂告中断。

1929年7月，济南又提出“南展北展”问题。市长阮肇昌发布《建设新济南整个计划》，称“济

南为古代文化发祥地，但商业发达乃最近三十年事情，其主要原因为津浦与胶济两干线之完成，本市适当两路之交点，陆路交通已极便利，水路方面由小清河可直达渤海湾，故本市发展趋势系由旧城西移于商埠。今后最繁盛地区当为商埠至泺口间之北展界。”1932年，济南市政府设计委员会将北展界称为“模范市”(后称“模范区”)，南展界称为“模范村”。“模范市”规划，仍以义威路(为纪念“五三”惨案时改名五三路)为主干道，其东设纵路2条，其西设纵路5条；小清河以南设横路12条，以北设横路4条。市中心移至北商埠，成丰桥与济泺桥之间设一椭圆形地带为政府办公区。除市政府所在的行政区外，其他尚有商业区、工业区、小工商区、住宅区等。金牛山与小清河之间地带辟为公园区，并计划将药山辟为大公园。北商埠的道路与老商埠以经纬命名不同，除位于中心的北京路，其他都以外国的国名和城市名来命名。如墨西哥路、安哥拉路，以及巴黎路、华盛顿路、柏林路、伦敦路、罗马路、维也

纳路、马德里路、里斯本路等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着观念的开放。

同时，《济南模范市征收土地章程》明确规定：“征收之土地除公用外，一律放于人民租领，但以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”，这和上世纪初自开商埠时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“凡有约各国正经殷实商民，均可在此界内照章租地，建造屋宇栈房”的规定截然不同。前者是清政府推进城市开放、大力招商引资；后者是民国政府在“九一八”事变背景下，强调民族意识的体现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军占领济南，日伪政权将原北商埠规划全部放弃，并将成丰桥以北、济泺桥以南地区开辟为北郊工业区，成为了北方纺织业、面粉业的中心。

1938年，日伪政权规划将齐鲁大学以西、四里山以北、岔路街以东、经七路以南的地区划为南郊新市区，称南商埠，被辟为日本人聚居地。其道路多系子午垂直方向，自然形成矩形，以亲日色彩的兴亚、新民等命名，如兴亚大路(今经十路)、兴亚北一路(今经九路)、兴亚北二路(今经八路)、新民大路(今纬二路经七路之南和英雄山路)、新民东一路(自由大街)、新民东二路(今纬一路经七路之南)等。南郊新市区总面积一千五百一十多亩，是日伪华北建设总署济南工程局强行征购的民有土地。南郊新市区工程处就设在南上山街南头。该区地势较高，环境良好，适于居住，在全部800亩宅基地中，有576亩被日本人强租强占。其住房多呈窑洞式圆顶平房和两层小洋楼。原来的游艺场所进德会被改作昭和公园，日军还在四里山(今英雄山)建造了军国主义象征的日本神社

济南的城市发展建设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，有些设想虽然美好，却由于意外事件的阻碍而没有实现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。



开商埠之初，经二路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大街



爱历下 写历下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
协办：历下区作协 邮箱：qlwbqst@sina.com

曲水亭街，蜿蜒曲折的清溪，迎风而立的秀亭，一听名字就感觉很美。这条街一定很长吧，如果太短了，可装不下这么浪漫的情调。你这么想就错了，还记得那句老话么？“凡浓缩的，都是精品。”曲水亭街北与大明湖相依，南跟西更道街牵手，最长距离也就几百米。然而在这条短短的街上，泉清、柳绿、花红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那份曼妙，让人心醉。

最酷的要数那潺潺流淌的泉水。曲水河穿街而过，将原本就不太宽的街道一分为二。河水为珍珠泉的原浆，是从珍珠泉所在的大院里“逃”出来的。它们太调皮了，趁守园人打盹儿的工夫偷偷溜出来看世界，开始七折八拐地还注意隐蔽，半路上走到王府池子碰到濯缨泉，仿佛两个一见如故的朋友结伴同行，一下子便肥了胆。拐进曲水亭街后见到大大小小名气或许不如它们大的泉兄弟，更是忘乎所以有了老大的感觉，大摇大摆，神气活现，仿佛自己就是住在

曲水亭街上的泉柳人家

□李振声

珍珠泉大院的山东巡抚。它们原本只想出来溜上一圈，不承想走进百花洲就回不去了，在里面打着旋儿团团转，还没来得及想出逃生办法，就一头栽进了大明湖。

最妙的要数水中草。这是些什么草呀，不像是植物，更像是精灵，水边人家奉之若神，把它们封为清泉仙子和水中寿星。这么多年人们与它们朝夕相处，没见过它们变色和干枯，也没见过它们休眠和换茬，从古到今仿佛只是这么一辈儿，没白没黑地飘呀飘的，从唐飘到宋，从宋飘到元，从元飘到明，从明飘到清……尤其是它们的颜色不能多看，看多了能引爆眼球！那是怎样的一种绿呀，绿得随心所欲没有章法，绿得令人目眩让人心颤。对这种异乎寻常的绿一般人能想得到却是道不出，只有老舍这样的大家才说得清楚，说它们“把终年贮藏的绿色全拿出来了，借着水的清澄尽情显露，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。”

最美的要数泉城柳。济南的柳与泉相伴而生，是天生的，相依相偎在曲水岸边，那是绝配！泉是眼睛，柳是睫毛，水汪汪的，忽闪闪的，有种勾魂摄魄的魅力。到曲水岸边赏柳，最好的季节是春天，柳芽新发，一身鹅黄，长丝垂地，秀发披肩，如烟似雾，美轮美奂。不过冬年来也没关系，满街低垂的柳丝照样好看。曲水河畔的柳与别处是不一样的，它们的根扎在水中，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甘泉的滋润。仿佛那绝色美女，保养好，皮肤就好，你看那些枝条，即使数九严寒也不枯萎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柔柔的，软软的，细皮嫩肉的招人喜欢。

最惬意的要数泉水人家。曲水两边立着一溜儿平房，青砖、灰瓦、黑门、白墙、蹲狮、石鼓，古朴典雅的格调与老街十分般配。住在这里的人家真有福气，恨不能天天泡在水里，男人们在里面冲凉，女人们在里面淘米，孩子们在里面捉虾。最有穿透力的是浣纱女手中的棒

槌，“嘭嘭嘭”的敲击声穿越到宋朝，水中浮现出的是李清照的倒影。盛夏的夜晚，曲水亭街上最热闹，曲水像只摇篮，把怀中的圆月摇得晕晕乎乎。柳条轻拂蝉翼，让这位高音男心猿意马老是跑调。曲水边，柳丝下，人们三五成群，煮一壶泉水，泡一盏清茗，吹牛、聊天、对弈、唱歌。孩子们点亮了河灯，为夜行的水草照明，水草与河灯亲吻拥抱，映出满河满街的温馨。

老实说，济南发展得太快了，城区面积不断扩大，如果仍用“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”来形容这座城市，显然已经不够准确。比如你到东荷西柳，到西部高铁站，就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的“家”与“户”，也很少见到体现泉城风格的“泉”与“柳”。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城市特色，因为济南的泉仍在喷，柳仍在飘，家仍在泉水边傍着，人仍在小桥上行走——到明湖南岸的曲水亭街上去看看吧，你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老济南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为过年，半夜排队买豆腐

□王平

如今想吃豆腐，走进超市会有各种豆腐任你挑选。可在40年前，吃豆腐是要凭本凭票按计划供应的。因为豆腐的原料是大豆，那时国家对城市人口的粮食是定量供应。城市居民基本定量为每人每月27斤，定量中每月有半斤豆类供应，豆类有绿豆、黄豆、赤豆、豇豆等，根据季节不同，夏天供应绿豆，冬天供应赤豆(红小豆)，平时供应黄豆。黄豆如果不买可以用购粮本领出黄豆票，一斤黄豆可领一斤黄豆票，而一斤黄豆票可以买三斤豆腐。

豆腐当时八分钱一斤。虽说不是珍馐，但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豆腐也是大多数家庭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。记得当时不少家庭都是攒上几个月，攒多了到粮店领了黄豆票用来买豆腐。我当时上小学，印象最深的就是放了学，母亲给我半斤黄豆票和一毛二分钱，要我去副食店买豆腐，并千叮万嘱咐，要我过马路当心。我心里则非常高兴，晚饭有红烧豆腐吃了。

平日子里豆腐供应还好，一般上午都可买到。但一到了春节前，买豆腐就成了家中的大事。因为当时副食供应少，春节供应的鱼肉都按人口计划，家家都要用豆腐打酥锅、炸丸子，除夕包素馅饺子等，豆腐成了家家过年的主力军，所以很多家庭春节豆腐的用量是较大的。副食店的豆腐进货量尽管比平时要多些，但仍然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。一般这时家里买豆腐都是三五张甚至六七张豆票，都是家里平时舍不得吃，特意攒到春节集中使用的。当时春节前过了“腊八”节，买豆腐就要早起排队了，越往后十几天越要早起。凌晨只要看到副食店门前排着长队，手里都拿着脸盆或者算子，甭问都是买豆腐的。

经常是好不容易盼到副食店开了门，一三轮车几十板豆腐，由于人多豆腐少，一个小时便抢购一空。买到者喜气洋洋，那些排了半天队买不上的，便发一阵牢骚无奈离去，想吃豆腐只得起得更早翌日再来。最难买的时候莫过于“小年”腊月二十三前后，想买上豆腐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排队。有的家庭一家人轮流排队，为买上豆腐往往全家人都上阵。天寒地冻，有时零下十几度，下着大雪，人们将自己包裹得紧紧的，全身只露出两只眼，来回跺着脚毫无怨言。

为了保证能买上豆腐，常有人头天晚上便在副食店门口放上篮子占上地方“排队”，第二天早来的人不认可，便将这些物件扔到一边；还有人不想早起排队便加塞儿，后面的人不干，便引起争吵，甚至动手打架；还有聪明人自行写了小纸片，按先来后到发号。几十个号发完，后来的人见没号了，不甘心白来，便也自己写了号再发一次，结果两种号乱了套，最后排队也没了秩序，开了门大家一拥而上，买好了豆腐却被后面的人群拥挤着出不来，好歹挤出人群，没料到豆腐一歪却被挤到了地上……

当年春节买豆腐的经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，有时讲给80后或90后，他们如同听天方夜谭，眼前一片茫然，感到不可思议，然而当年的生活状况的确如此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xujing@sina.com